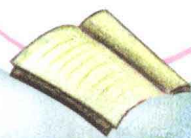


中国孩子最喜爱的情感读本

假如没有战争

第2版

焦育◎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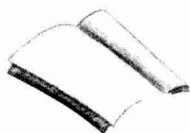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孩子最喜爱的情感读本

假如没有战争

第2版



焦育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如没有战争/焦育主编. —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
(中国孩子最喜爱的情感读本)

ISBN 978-7-301-20216-6

I. ①假… II. ①焦… III. ①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①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1966 号

书 名: 假如没有战争(第 2 版)

著作责任者: 焦 育 主编

丛 书 主 持: 郭 莉

责 任 编 辑: 泮颖雯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0216-6/G · 3355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站: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 子 信 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3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175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2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目录

一、把敌人变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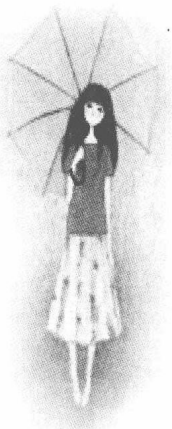
1

洗手间里的晚宴	2
鱼	5
雾	7
最后一壶水	10
女孩和梔子花	12
阳台上的花木	17
幸福的铃声	19
在黑暗中的追求	21

二、和平的声音



黑色郁金香	24
放风筝的那一天	27
原子弹落下的那一天	30
和平的声音	36
这片土地是宝贵的	38
小囚徒	40



三、一个人的音乐和黄昏



父亲的音乐	44
一张创造奇迹的唱片	47
一个人的音乐和黄昏	51
说诗	53
贝多芬与第九交响曲	55
中国古代的建筑	58
哥特式建筑	63

四、你注定飞翔



石缝间的生命	68
梦想悠悠	71
我的写作碰壁史	74
注定飞翔	78
野风车(节选)	81
共同的秘密	83
上帝的奖赏	85
生活	87

五、科学之美



唤起对科学的兴趣	90
一位“太空爸爸”写给儿子的信	92
奥卡姆剃刀	98
科学是美丽的	100
看看电脑会有多高明,让它下盘围棋吧	102
错误的必要性和价值	106



六、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探险者的一课	112
重要的是心境	114
手比头高	115
父亲的难题	117
我们身边的发明	119
把耳朵叫醒——米老鼠的诞生	122
夹着尾巴做人	124
饥饿使他发明了高压锅	125
感谢饥饿	127
成功始于一个意念	129

七、记忆中那一片竹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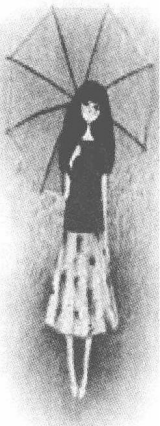


湖殇	132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柔的名字	135
我和狼的友谊	140
记忆中的那一片竹林	143
人与地球	146
地下森林断想	149
人和鸟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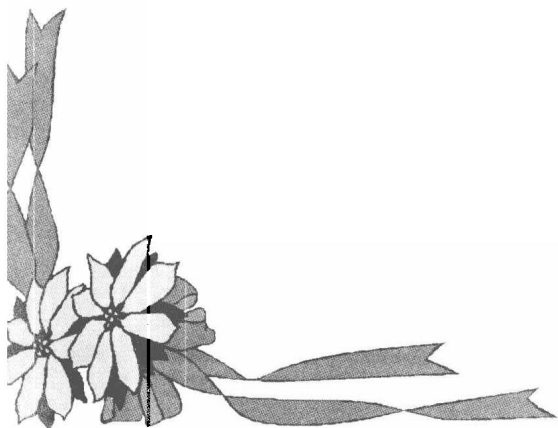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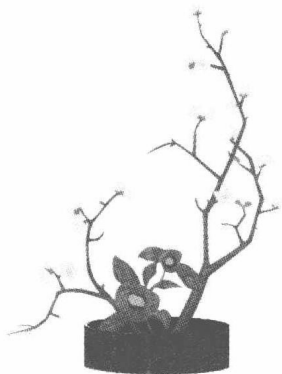
八、阳光,是一种语言



槐花	158
自然与色彩	160
树	162
染绿的声音	164



阳光,是一种语言	166
秋天二章	168
我在	171
河流的秘密	175
寻春	180





一、把敌人变成人

YI BA DIREN BIANCHENG REN

洗手间里的晚宴 / 周海亮

鱼 / 陈德利

雾 / 李延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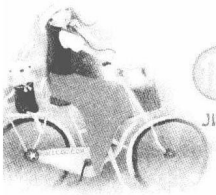
最后一壶水 / 朱胜喜

女孩和栀子花 / 汤素兰

阳台上的花木 / 王跃文

幸福的铃声 / 徐 薇

在黑暗中的追求 / 佚 名



洗手间里的晚宴

【周海亮】

保姆住在主人家附近，一片破旧平房中的一间。她是单身母亲，独自带一个四岁的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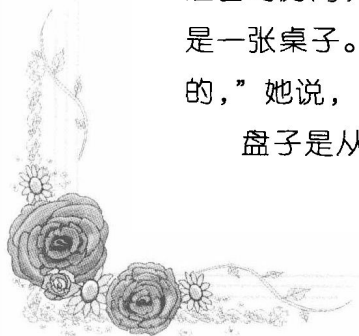
那天，主人要请很多客人吃饭。主人对保姆说：“今天您能不能辛苦一点儿，晚一些回家？”保姆说：“当然可以，不过我儿子见不到我，会害怕的。”主人说：“那您把他也带过来吧……”保姆急匆匆地回家，拉了儿子就往主人家赶。保姆说：“带你参加一个晚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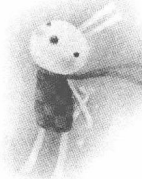
保姆把儿子关进主人家的书房。她说：“你先待在这里，晚宴还没有开始，别出声。”

不断有客人光临主人的书房。或许他们知道男孩是保姆的儿子，或许并不知道。他们亲切地拍拍男孩的头，然后翻看主人书架上的书。男孩安静地坐在一旁，他在急切地等待着晚宴的开始。

保姆不想让儿子破坏聚会的快乐气氛，更不想让年幼的儿子知道主人和保姆的区别、富有和贫穷的区别。后来，她把儿子叫出书房，并将他关进主人的小洗手间。主人有两个洗手间，一个主人用，一个客人用。她看看儿子，指指洗手间里的马桶：“这是单独给你准备的房间，这是一个凳子。”然后她再指指大理石的洗漱台：“这是一张桌子。”她从怀里掏出两根香肠，放进一个盘子里。“这是你的，”她说，“现在晚宴开始了。”

盘子是从主人家的厨房里拿来的，香肠是她在回家的路上买的，





她已经很久没有给儿子买香肠了。

男孩从没见过这么豪华的房子，更没有见过洗手间。他不认识抽水马桶，不认识漂亮的大理石洗漱台。他闻着洗涤液和香皂的淡淡香气，幸福极了。他坐在地上，将盘子放在马桶盖上。他盯着盘子里的香肠和面包，唱起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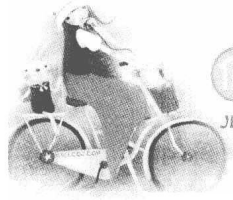
晚宴开始的时候，主人突然想起保姆的儿子。他去厨房间保姆，保姆说：“也许是跑出去玩了吧。”主人看保姆躲闪的目光，就在房子里寻找。终于，他顺着歌声找到洗手间里的男孩。那时，男孩正将一块香肠放进嘴里。他愣住了，问：“你躲在这里干什么？”男孩说：“我是来这里参加晚宴的，现在我正在吃晚餐。”他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男孩说：“知道，这是单独为我准备的房间。”他问：“是你妈妈这样告诉你的吧？”男孩说：“是……其实不用妈妈说，我也知道。晚宴的主人一定会为我准备最好的房间。”男孩指了指盘子里的香肠：“我希望能有个人陪我吃这些东西。”

主人默默走向餐桌前，对客人说：“对不起，我不能陪你们共进晚餐了，我得陪一位特殊的客人。”然后，他从餐桌上端走两个盘子。他来到洗手间的门口，礼貌地敲门。得到男孩的允许后，他推开门，把两个盘子放到马桶盖上。他说：“这么好的房间，当然不能让你一个人独享……我们共进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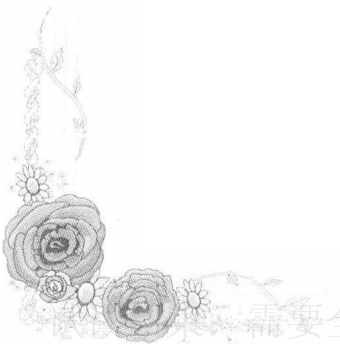
那天，他和男孩聊天，唱歌。他让男孩坚信洗手间是整栋房子里最好的房间。他们在洗手间里吃了很多东西，唱了很多歌。不断有客人敲门进来，他们向主人和男孩问好，他们递给男孩美味的饮料和烤得金黄的鸡翅。他们露出夸张和羡慕的表情。后来，他们干脆一起挤到小小的小洗手间里，给男孩唱起了歌。每个人都认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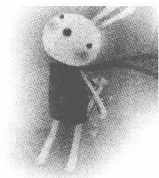
多年后，男孩长大了。他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





工作，尽管并不富有，他还是一次次地掏出钱去救助穷人，而且从不让那些人知道他的名字。他说：“我始终记得多年前，有一天，有一位富人，有很多人，小心地维系了一个四岁男孩的自尊。”





鱼

【陈德利】

生活就像三类鱼。

第一类：鱼缸中的鱼。曾经有一条美若天仙的金鱼，乃世上珍奇也。一富人购其归家，把它装在一个精致的鱼缸中。它成为主人的最爱，每天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几日后，鱼儿便远近皆知。每天都有许多的人来欣赏它。它特别高兴。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几个月后，来欣赏它的人已没有了，它几乎被众人淡忘，甚至从前百般疼爱它的主人也淡忘了它。

小鱼突然觉得生活如此无味，它觉得自己生活空间太小了，每天只能穿梭在那人工海草中，没有自由的空气。忧郁中，它死去了……

第二类：池塘中的鱼。主人在门前的池中喂了许多鱼苗，鱼苗一天天地长大。主人每天撒许多饲料给它们。它们就如同一个美好的大家庭。早晨迎着初升的太阳，钻出小草觅取食物；夕阳西下，用完最后一餐，它们又钻进水草酣睡。如此过了许久。

突然有一天，一张大网撒向鱼池，所有鱼儿被一网打尽。

所有的鱼在一天内死去……

第三类：海中的鱼。大海中诞生了一群小海鱼。所有的海鱼组成一个大集体，无止境地漫游着，它们没有固定的家，每天游啊，游啊……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负担，自由是它们唯一的拥有。

大海是它们的天堂。可是，天堂中无时不充满死亡。到处都有它们的天敌……任何一条鱼都如“沧海一粟”，每天它们都在无止境的漫游中与大自然作着无止境的搏斗。





一群群的海鱼就在海浪的冲击和无止境的搏斗中，有的死了，而其中的一些则幸存下来。

第一类鱼它一无所有，也不知道生活的意义；第二类鱼它们拥有了幸福，却只能在等待中死去，而第三类鱼既有拥有亦有失去。它们拥有自由，拥有为生存而进行的搏斗。它们失去了生命，但那种死亡是值得的。因为它们真正体验过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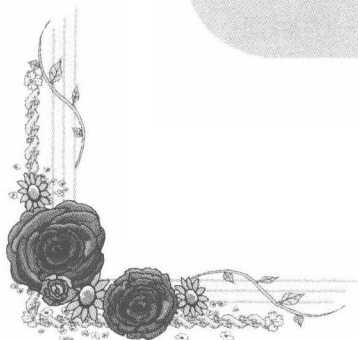
的确，生命就是如此，没有历经风风雨雨，你不知她的意义。只有经过奋斗与努力，你才真正懂得她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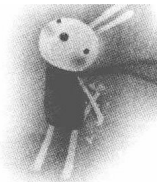


充满着欢乐与斗争精神的人们，永远带着欢乐，
欢迎雷霆与阳光。



——赫胥黎





雾

【李延国】

战地救护所被罩在浓雾中，像裹着一层又一层的纱布，扯不开，拉不断。南疆的雾真大啊！

我和师政委刘彬在这迷迷蒙蒙的“纱布层”里摸索着，脚下高高低低，好不容易找到了被伤员称为“死亡转运站”的一号病室。

一团雾气被我们带进屋里，竟然没有散开，缓缓地、无声地飘忽着，有如海浪般地翻动。屋中间一个钢丝床，看上去像一艘白色的小舟，上面安详地躺着一位年轻的伤员，这艘小舟即将载着这个十八岁的生命驶向永恒和寂灭。

在他身边，那桅墙一样的吊瓶上还挂着的红色血浆袋和生理盐水，对于已经报过病危的年轻生命都无济于事，医护人员只不过在尽他们的人道主义罢了。

他的伤势太重了，腿上、腰部、左臂都缠着绷带。我最不忍心看的是那张我曾经熟悉的红润的娃娃脸，变得那么苍白和短小——敌人的地雷炸掉了他的下巴。

因此这个叫周小波的战士，不再能讲出他英雄壮举的动因——他们班在插入敌人雷区之后，他第一个滚下身子，压响了一串地雷。作为随队的师组织干事，我有幸看到了这撼动心魄的壮举，那映在拂晓的霞光中的身影，使我终生都不会忘怀。

“你是英雄！”刘彬俯在他的耳边，透过绷带，传达着对这位士兵的嘉奖，声音里透着为他自豪的感情，“你是人民的好儿子。我们要给你报功！报军区、报中央军委……”





周小波很少有机会和师政委靠得这样近，目光里透着拘谨，也有一些迷惘，也许他没有听清师政委讲的话。

我灵机一动。从文件包里拿出了由我起草的《关于报请授予周小波同志滚雷英雄称号的决定》复印件给他看，以便让这个即将远行的农民儿子得到一些心灵的慰藉。

我猜想那是一个要求。

战斗打响之前，他也像那些老兵一样，咬破了中指写了一份决心书。他把那血迹尚未凝固的血书交到我这个“师里来的首长”手里，却还磨磨蹭蹭不肯走。

“有事吗？”我问。

“我……还有个要求。”他涨红了脸。

“什么要求，提吧。”

“我妈妈……生癌呢。”他垂下了头，有些慌张，“没有钱看大夫……”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哥哥。他是个哑巴。队里办工厂不要他，在家种地呢！”他忽然异常赤诚地望着我，“李干事你看着，这回打仗我不会怕呢，要是我……回不来了，能不能让我妈妈……住上部队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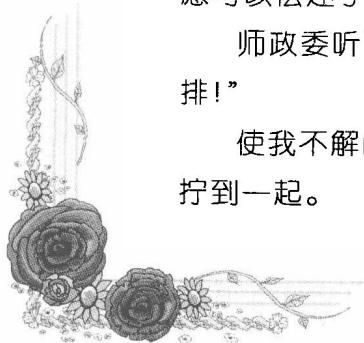
我许久没有吱声，只觉得嗓眼里发哽。他似乎觉得自己提的条件太高了，低声纠正着：“看看大夫也行……”

“组织上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嗓音里带上我平时最深恶痛绝的官腔。可是，在我小小的职权范围里，我又能怎么说呢？

今天，作为一个即将闻名于全军、全国的“滚雷英雄”，他的夙愿可以偿还了！

师政委听了我的叙述为之动容：“让他放心，组织上一定设法安排！”

使我不解的是，当我向他转述之后，他眉头微微一展，又痛苦地拧到一起。





那一定是还记着他的哑巴哥哥。我又冒昧向他许愿：“你哥哥的工作，我们也会想办法的。”

他眼睛里的雾仍未散去，我惶恐了！

“该不是对他战斗情况的补充吧？”师政委眼光亮亮的，“他能写么？”

“他的右手还能活动。”一直守住旁边的护士轻声说。

我拧开钢笔，塞到周小波的手里；护士递过病历夹做垫板，我双手为他托着……

汗水在他额头上沁出来，足足十五分钟，他写下了十五个字，那是使我瞠目结舌的十五个字：

“我不是滚雷英雄，我是被石头绊倒的。”

师政委脸色陡变，久久地盯着我的脸。

“我是千真万确亲眼看到的，连里的同志也都亲眼看到的……”我执著却又无力地辩解着。

师政委在屋里踱了一会儿，看看护士，看看我，沉重地吐出一句：“当然喽，我们要实事求是喽！”

我像失落了什么，泪水涌上了眼眶。

透过那晃动的晶体，我看到周小波的眼睛像散了雾的天空，那么明净，那么清澈，并且有一缕柔情彩云般向我飘来。我能读得懂他：可爱的世界，我去了，我没有给你留下一句假话，我的一生都是真实的呢……



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

——雪 莱





最后一壶水

【朱胜喜】

这是爷爷给我讲的他遇着的一个真实故事。

我爷爷曾在国民党部队里呆过，那一年内战，爷爷所在的排，30 来人，艰难地行走一片杳无人烟的大沙漠中。爷爷是这个排的排长。顶头上司让他们横穿沙漠，将一名被捕的共产党员押送至另外一座城市。

他们押送的这位共产党员，是学医的，曾经在外国留过学。国民党在一次扫荡中，接到密报，抓住了他。

爷爷还说，这个共产党员是条硬汉子，在国民党的严刑逼供中，始终紧咬牙关，一声未吭，当然也没有在他的口中捞到任何秘密。气急败坏的国民党，残忍地将他的舌头割了下来，使这位共产党员再也不能从嘴里说出一个字来。爷爷有一副好心肠，每次在沙漠中几十号人喝一壶水时，爷爷首先让这位共产党员喝，然后大家再依次喝一点，润润喉咙。应该明白，人在沙漠中行走，水就是生命。

也不知爷爷他们就这样在沙漠中走了多少天，带的几十壶水也日渐减少，最后，仅剩下一壶了。爷爷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他知道，自己手下几十号人和这位共产党员的生命系在这壶水上。

强忍着干渴给身体带来的不适，向前又走了一段路程，终于撑不住了，望着大家干裂的嘴唇，爷爷用脏得不能再脏的大手从行囊中拿出了最后一壶水。

爷爷望着手上的这个与其他水壶不一样的水壶，心颤抖了，这壶水等于是几十条生命啊。

爷爷小心翼翼地打开这个与众不同的水壶，看了看，眼睛潮湿了。爷爷还是像往常一样，将水壶递到这位共产党员面前，让他先

